

獨幕話劇

天那像照

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 推荐
中國戲劇家協會

東 春 長 青 作

群眾演唱節目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讀者注意：本書請於下列廟門口掛號。

人物 刘守义——二十六歲，運輸班長。

王英——二十二歲，絞車工。刘守义的未婚妻。

李傑——二十四、五歲，運輸班登鉤員。

王同志——合理化建議委員會幹部。

李大娘——李傑的母親。

時間 一九五四年春。

佈景 刘守义準備結婚的新房子，左門通內，右門通外。正面有窗。舞台右側放着雙人床，床上放有新被褥、花枕头。偏左有桌子，桌上擺有簡單的文具和茶具。牆上掛着一面帶花的大鏡子。所有這些放的都很雜亂，可知這是刘守义新搬進不久的房子。

幕啓 刘守义穿着嶄新的幹部服，腳上穿着發光的皮鞋，精神飽滿地向門外招手送王同志。

刘守义：我三點鐘準到。

〔幕後隱約可聽到王同志的聲音：“这台戲全靠你唱了。”〕

刘守义：（興奮地自語）多叫人高興啊，未來的生產革新者！嗯，再和王英結了婚可就更幸福了。（看了看手錶）她怎麼還不來呢？（焦急地向窗外探望）照完像再看場電影。這時間該多寶貴呀！她……（復望窗外）

（玉英手提花包袱，气喘吁吁地走進。她身穿淺藍色的上衣，套着青

色袖套，下身穿着帶背帶的青褲子，腳穿膠底白帆布鞋，藍色的工人帽下面露出半截烏黑的短髮。双眼皮，大眼睛，面色紅潤。是一個聰明、健康而又美麗的年輕姑娘。

刘守义：（轉身）哎呀，你來的也太早了，你看都啥時候了？

玉 英：我知道你等急啦。

刘守义：看你到这嚅衣裳怎麼還沒換呢？

玉 英：这不，（指包）衣裳讓我拿來了。剛才我到醫院去看了李傑一趟，要不早就來了。

刘守义：李傑，李傑怎麼的啦？

玉 英：讓煤車碰了。

刘守义：我怎麼沒聽說呢，什麼時候碰的？

玉 英：昨晚下半夜三班出的事。

刘守义：碰哪兒了，要緊不要緊？

玉 英：（心情沉重地）把肩膀子碰了，看樣子許不要緊。

刘守义：那還不錯。是不是車又掉道了？

玉 英：細情我還不知道呢。

刘守义：（回憶地）我記得仿滿的時候，也有過這麼一回，煤車捲“毛”了，把他捲裏頭去了，腦袋碰的像血葫蘆似的。

那時候我還抬過他呢。（忽地想起）他媽知道不知道？

玉 英：他告訴大夥不要讓他媽知道哪。

刘守义：是啊。這要叫他媽知道了，可就不好办啦。

玉 英：守义，你看，登鈎的直勁出事。你那個建議得緊着搞啊。

2

24

3

2

車的時候，他剛學會注油。

玉 英：人家不會一樣提高。

劉守義：算了吧！登鉤那麼簡單的活他還沒幹好，還要搞什麼自動錯車器！不用說，他一定是思想溜號，讓煤車給碰了。

玉 英：你別亂給人家扣帽子，聽說這回要不是他，事故就鬧的更大了。

〔窗外李傑聲：“劉班長在家嗎？”〕

劉守義：誰？（看）哎，李傑呀。

玉 英：李傑，進來吧。

劉守義：（向玉英低語）我说的话他都聽見了吧？

玉 英：噓。……（示意不讓他說）

（李傑上。他反穿著作業服，右袖披著，腳上紮著白綁腿，雖然經過一個夜班工作和受了傷，但他還是精力充沛，只能看出他左臂活動稍有不便。從他爽朗的微笑裏，可以看出他是有個有智慧的青年礦工。）

李 傑：啊，你們這是個別談話呀？

玉 英：不，咱倆交換意見。

李 傑：在這交換？快留著入洞房再說吧！

劉守義：別扯啦！真的，李傑你碰的怎麼樣？

李 傑：（不在乎地）這有啥，小小輕傷。

劉守義：我一聽說你受傷，真把我吓一跳。

李 傑：是啊，偽滿時候你不還抬過我嗎，這回可沒用著你。

玉 英：哎，你咋把衣服反穿上了？

李 傑：（玩笑）這面它不乾淨嗎！白白淨淨的。

劉守義：你淨整這個絕事。

玉 英：別打岔，我看看。

李 傑：一看就露了，外頭刮壞了一個口子，解放後這我還是頭一回呢。

玉 英：我覺着有問題麼，你可倒會打掩護，快脫下來！我給你縫縫。

李 傑：這不是個光榮事，哪能讓它擺在外頭？

劉守義：到底怎麼搞的？

李 傑：要不叫老吳那個笨勁，也出不了這個事。昨晚下半夜兩點多鐘，我正登着重車往上來，剛到左三路，就看着老吳那趟空車像箭似地放下來了，眼睜着要碰頭了，他還沒打“站點”，我喊了好幾聲他也不答應，我知道事要不好，（比劃着）趕緊來個金鷄倒捲簾，抱住個頂樑子，還沒等我腳落地，“嗖”傢伙，煤車就打我肩膀擦了过去。我趕緊打了個站點，老吳的空車才停下來。老半天才听着老吳在上頭“嘔嘔”叫喚，鬧了歸齊，他跳車沒跳柵索，鬧個“嘴啃地”，再加一緊張，摸不着打點把子啦。……

玉 英：你看這够多險！

劉守義：老吳是生手，他哪經過這個事。

李 傑：老半天我才覺着這肩膀有點不得勁，我一看，可不，這塊刮個大口子，我尋思怎麼也能頂下這個班，沒成想，它（指肩膀）不給我做主，讓我上來了。

玉 英：这幸虧是你，要換別人，說不上得出多大事故呢！

李 傑：你沒看着老吳那個樣呢！筋斗把式地跑過來，咧着個大嘴，扯着我的手說：（學老吳）“老李呀，你算救了我了。”眨巴眨巴眼，淚都要淌出來了。

〔众笑。

〔門外李大娘聲：“劉大侄在家嗎？”

李 傑：哎呀，我媽來了。這叫我媽看着可不得了，快把衣裳給我！

玉 英：（着急地）你看，還沒縫完呢，哎，進裏屋先躲躲。

〔李傑進屋。

〔李大娘上。她身穿藍色褲褂，腳穿白襪子和家做的青幫布鞋。從她的灰白色的頭髮和臉上的幾道皺紋，看得出她是經歷過舊礦山苦難的生活，但現在這些却為常浮在她臉上的笑容所淹沒。

劉守義：什麼事，大娘？

李大娘：你們下班都有時候了吧？

玉 英：不，也是剛回來。

李大娘：怎麼我們李傑到這晚兒還沒回來呢？

劉守義：也許是在礦上開會吧。

李大娘：你們看見他了嗎？

玉 英：剛才還看見了呢，一會就回來啦。

劉守義：大娘，他不能出啥事呦！

李大娘：這，大娘倒明白。不養兒不知父母恩哪，若是你娘在跟前也得和我一樣。我說一句不怕你生氣的話吧，他

的工作不像你們。登鉤的这个活呀，可不是个好活，跟着那串車，燕飛似的跳上跳下的，真叫人眼暈。你說我哪能不担心？

玉英：大娘，你放心吧！这时候的煤礦不像早先了，你沒听说“安全生產”嗎？

李大娘：这，我早就看到了，这时候誰还不拿工人为重？这都是讓伪滿閹那回事把我吓的。李傑晚回來一会呀，我这心裏就像沒魂似的。

刘守义：这嚙礦是咱們自己的了。

李大娘：大娘知道啊。早先咱們能住上这样亮堂的房子嗎？还有暖气，自來水，工人上班还吃保健飯。工会还給工人照像上光荣榜、献花，坑口就像办喜事似的。如今这礦上是哪样都好，就是李傑他幹这个登鉤的活我不如心。我这是当你們倆說，我真有心讓他轉个号头。

刘守义：大娘！你这思想可不对呀。

玉英：大娘，你可別讓他轉号头。李傑幹的挺好，登鉤的全靠他起帶头呢！

李大娘：可不是，李傑这孩子心盛、要强，我一提这个事啊，他就繃着臉批評我，再不就給我上政治課。孩子要求進步，你說我这个当媽的能說个啥！

玉英：这都怨伪滿日本鬼子給咱們造成的这个坏条件，这不，領導上正在想法解决呢。

刘守义：大娘，你放心，这个事我能給你解决。

李大娘：什麼？你能解決？

刘守义：大娘，我研究一个自動錯車器，眼看着过兩天登鈎的就要取消啦。

李大娘：真的嗎？

刘守义：这我还能撒謊，不信你問問她。（指玉英）大娘，这回您再不用到坑口給李傑去站崗放哨啦。

李大娘：（高兴地）这是眞事嗎？

玉英：大娘，他是想出了一个門道，上級正在研究呢。

李大娘：大侄，登鈎要取消了，你这功劳可不小啊，等搞成了，大娘親自到坑口去給你戴光荣花。你不喜欢我那盆地瓜花嗎？我就把它献給你，你看怎麼樣？

刘守义：大娘，您真捨得呀？

玉英：看你还没成就惦记上了。

李大娘：捨得。只要能把大娘这块心病去掉，大娘什麼都捨得。連花盆都給你端來。

刘守义：衝你这样給我打气，我也得把它搞成。

李大娘：大侄，要成了这回你还成模範了呢。

玉英：若不成可就变成“麻煩”啦。

李大娘：我得走啦，飯还在鍋裏熱着呢。我得上坑口找找李傑。

玉英：大娘，別去啦，坑口這麼远。

李大娘：我都走慣啦。

玉英：（灵机一動）這麼的吧，讓守义給你打个電話去。

李大娘：那敢情好啦。

刘守义：（不明白）怎麼？打電話？

玉英：（使眼神）打電話唄，去吧。

刘守义：（会意地）啊——啊，对，好吧。（下）

李大娘：这又麻煩你啦，大侄。（隨下）

（李傑上。）

李傑：我媽走啦？

玉英：走啦。

李傑：你們倆整的还挺帶勁呢！我媽又沒白跑道，又沒看到我受傷。这要讓我媽知道了，又非得讓我轉号不行。我媽对我幹的这个活意見大啦！

玉英：这也难怪，咱們真有這個問題嘛。

李傑：我剛才听說班長的建議要成了。

玉英：他說今个討論嘛。

李傑：这样說我这个就不用研究啦。我还正想找他給参考参考呢。

玉英：別呀，李傑，这可不能指望着一个人。可是你到底是怎麼个建議呀？

李傑：（謙遜地）什麼叫建議，瞎琢磨唄！这不！（拿出圖紙）我想利用路錶的移動發出信号……來代替登鈎的打點，可是兩個路錶速度不一样，这可就把我给卡住了。

玉英：（注視圖）不錯呀，我看你这个建議有的地方比他那个还好呢。

李傑：別說啦。班長多少年的技術，咱們哪行！

玉英：我說的是真話！一會兒他回來你們一塊研究研究。他或許能幫助你想出些辦法來。竅門還怕多嗎？哪個成用哪個，兩個都成了挑好的用，這樣才能有把握。

李傑：你說，劉班長能幫助我嗎？

玉英：這是什麼話呀，怎麼能不幫助你呢！

李傑：玉英，你不知道……

玉英：你太多心啦。

李傑：說句實在話，剛才走在道上我這思想還鬥爭呢，我真怕碰釘子，合計了老半天才硬著頭皮來的。

玉英：這可把我悶在葫蘆裏啦，你這是說些什麼？

李傑：我不說你不知道，我們倆鬧過矛盾。

玉英：鬧過矛盾？你們倆現在不挺好嗎？我怎麼不知道？

李傑：其實我們倆往常真挺好，就因為上回我研究這個玩意兒，進絞車房他有意見了，我倆就一對一句吵起來了。他說什麼：“你把運輸搞好了就得啦，往這裏插什麼！”你聽這像話嗎？現在咱們運輸的關鍵問題，不也是錯車嗎？當然我也有缺點，事先沒有和他聯繫好。

玉英：他要有這種思想可不對頭。

李傑：是嘛，大夥都是為了工作。我也總想找他交換一下意見，可是到現在，也沒抽出功夫來。

玉英：李傑，你放心。我看這回他不能那樣。也許上次他沒看着你這個圖，對你沒信心。

李 傑：圖他倒是沒看着。

玉 英：这回他一看你的圖，我管保他對你沒有意見。

李 傑：那可說不定啊！

玉 英：看你這多心勁！

李 傑：我真怕他和我抱成見。

玉 英：不能，这回當面給他提提。

李 傑：其實也沒啥，我尋思我們倆說開了就好了。

玉 英：（向窗外探望）這傢伙一出去怎麼就沒影啦。

李 傑：我得回去啦，要不我媽還得找我，我先去照照面。

（拿圖欲走）

玉 英：（把衣裳給他）这回你該放心吧。

李 傑：謝謝你。

玉 英：李傑，要不你先把圖紙留下。

李 傑：（猶豫了一下）那——也好，他回來先讓他看看，等一會我再來。（下）

玉 英：（若有所思）守義要有這種思想可不對頭。我一定要把他倆這個扣解開，他倆要能合作嘛……。 （有所主張似的）對！就這樣。（環視屋裏一下）怎麼搞這麼亂？（於是她把包裹的桌布拿出鋪在桌子上，夜明鏡也擺上，又把床上的被褥整理好，然後把包袱送進屋內，出來的時候，她已經換上了準備上街穿的紅底帶藍白花的衣裳）

刘守义：（上）這老太太走一步跟一步。老李呢？

玉 英：他回去了。

刘守义：（見玉英神采煥發的樣子）玉英，你……（難以出口）

玉英：（忙岔開）怎麼……？

刘守义：這屋子經你一收拾可真漂亮了。

玉英：誰像你呢。

刘守义：（看桌上錶）嘿！你想想的可真遇到，連錶也買了。本來我要佈置來的，可咱們這是新家庭，處處得有個新樣，我正想等你來和你商量商量。

玉英：什麼新樣，我啥也不會呀。

刘守义：我早就想好啦。你看，（指屋的左牆）這地方掛咱們倆照的訂婚像，挨着像片掛一張獎狀。

玉英：獎狀？那可不是容易事……

刘守义：沒問題，爭取嘛。（指桌子）在這地方再放一盆花，在這塊再擺個無線電。

玉英：那多貴呀，咱們眼前還沒那個條件呀。

刘守义：怎麼沒有呢？我保證不到月底就能給你搬來一個，那多好啊！（指桌子）往這兒一擺，坐在家裏就能聽到北京和莫斯科的節目。願意聽新聞、政治、歌曲、戲劇什麼都行……

玉英：想的可太美啦。拿什麼搬哪？

刘守义：（神秘地）我告訴你吧，剛才合理化建議委員會王同志來啦，說我這個建議要是成功了，起碼就得給我三百元的物質獎勵，其實二百元就行啦，就能買個挺好的無線電收音機啦。

玉 英：守义，你这种思想可不好。

刘守义：这不是咱倆說嗎？

玉 英：光說倒不怕，就怕你有这种思想。

刘守义：我不过就這麼說說嘛，再說我真得了獎，這也是勞動換來的。國家有这个待遇，这还有啥思想不思想。

玉 英：沒有还不好！給你提个醒，做警惕唄。

刘守义：我知道你還有點对我信心不大！等不上幾天到那時候你坐在操作台上，兩眼盯着我設計的自動錯車器給你發出的信号進行操作，我看你还說什麼？那時候你就光顧高兴了。

玉 英：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
刘守义：得啦，是这个意思也沒關係。咱們倆照像去吧。你看这都啥時候啦。

玉 英：你先等等。（拿出李傑的圖紙）你看看。

刘守义：这什麼？

玉 英：小小的竅門。

刘守义：（怀疑地）你的嗎？

玉 英：你先看看怎麼樣吧。

刘守义：（被這張圖紙吸住）……利用路銕……

玉 英：你看貼點边不？

刘守义：噯！還不錯哪！（琢磨着）

玉 英：先別表揚，你好好看看還有問題哪！

刘守义：什麼問題？

玉 英：你看看就知道啦。

刘守义：是不是路錶速度不一样？

玉 英：对！就叫这个问题卡住了呢。

刘守义：（思索着）不就是路錶速度不一样嗎？

玉 英：是啊。

刘守义：（迅速地打開抽屜，拿出他建議的草圖，比劃一下，見玉英希望地注視着）哎呀，好啊！这該能省多少电線。（惋惜地）这麼簡單的問題，怎麼我沒想到呢！

玉 英：你看能行嗎？

刘守义：你早怎麼不告訴我呢？

玉 英：你那个告訴过誰？

刘守义：我真沒想到。

玉 英：小石头还有絆倒人的時候呢，你別小瞧人哪。你快說，你有什麼办法？

刘守义：別着急呀！玉英，我看这回咱倆像片不用照啦。

玉 英：怎麼？

刘守义：这还用咱們自己照嗎？工会这回还不得給咱倆上光荣榜啊。

玉 英：你想的太美啦。

刘守义：咱們倆这是合作，再一塊上了光荣榜。当天給他打鉄趁熱再一結婚，嘿！你瞧着吧，大夥还不得使勁給咱倆拍巴掌哪。

玉 英：你淨想沒影的事。

刘守义：怎麼沒有影？

玉英：你快告訴我吧，什麼辦法？

刘守义：（在圖紙上劃了幾下）這麼一整，比我那個都好。

玉英：真的咋的？怎麼這麼快？

刘守义：噯，這叫會者不難，難者不會麼。

玉英：（欲奪）別讓我着急，拿給我看看。

刘守义：（舉着圖）就憑這一手你就得佩服我。你就想不出來。

玉英：不行！快給我看看——

（王同志帶着匆忙的神色走進。他身穿工人作業服，頭戴半新不舊的藍色工人帽，下身穿毛料的褲子。手裏拿着一個文件夾子。見刘守义和玉英正在爭奪，楞了一下。

刘守义：王同志。

王同志：（气喘喘地擦着汗）老刘，有問題。

刘守义：什麼事？什麼問題？

王同志：倒沒有什麼大問題——（看玉英在場儼不好意思脫下去）

玉英：（會意地）我找李傑去。你可別走啦！（下）

王同志：（看玉英下）這個同志是誰？

刘守义：我們班的絞車工，白玉英。

王同志：啊！白玉英就是她呀。不是你的愛人嘛！

刘守义：到底什麼事？

王同志：（拿出圖紙遞給刘守义）你看看就知道啦，這不工程師都給你批啦。（指圖）這紅筆寫的就是。

刘守义：怎麼討論完了嗎？

王同志：哪討論啦！工程師先看了一下，在他那就沒有通過，還討論啥！

刘守义：（陰曆）……不合乎技術要求……設計本身不安全……需要考慮。（洩氣地坐下）

王同志：（顧慮地）老刘，你情緒可別低落呀，這對你是個考驗哪。失敗是成功之母嘛。領導上都知道你沒少費腦筋，這種創造精神是值得表揚的，老刘，你還應該繼續研究，別向困難低頭哇……對啦，礦長還要找你談話呢。

刘守义：談什麼事？

王同志：你脫產在家搞四、五天啦，還不得彙報彙報，你在思想上得準備準備。

刘守义：（胸有成竹地）我早準備好啦。我正要找你去呢，我早知道這塊有缺點。

王同志：怎麼，你知道？

刘守义：當然啦。（示圖）你看，這回利用路綫移動發信號。

王同志：嗯？

刘守义：這麼一改，工程師說的那些缺點，我保證都能克服掉，還節約不少電線哪。

王同志：哎呀，老刘，（拍刘守义肩）你可真是了不起。別看我是白帽子，听你這一說就有把握。

刘守义：我心裏早有底，你放心吧。

王同志：真有先見之明，趕上諸葛亮啦。我就知道你能行嘛，說真的，我在合理化建議委員會工作一年多了，像你這